

# 卷十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  
 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  
 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  
 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治國平天下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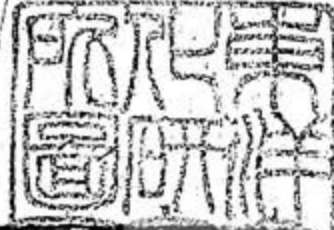
正百官

戒濫用之失

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程頤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





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臣按人品有君子小人之別而其所事亦有君子小人之異。人君用人當隨其人品而使之各事其事則君子小人各止其所而無有非所據而據者矣。非惟君子小人各安其心而天下之人亦莫不安之矣。上下相安而無暴慢之失。君子而乘君子之器。小人而任小人之事。凡居尊貴之位者皆世所謂君子也。凡任卑賤之事者皆世所謂小人也。上不慢而下不暴則孰敢

亦分之望也哉

鼎折足覆公餗鼎實也其形渥報汗也凶形渥本義以為

刑劉謂重刑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程頤曰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



傾覆公上之鍊鍊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  
朱震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微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且猶不可。况大臣乎。為君不明於所

擇。為臣不審於自擇。必至於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於不勝其任之故也。雖然。人臣不審於自擇。一身一家之禍爾。人君不明於所擇。則其禍豈止一人一家哉。上以覆祖宗千萬年之基業。下以戕生靈千萬人之身命。嗚呼。人君之任用大臣。烏可不量其德。詢其知度。其力而輕授之尊位。與之大謀。委之大任哉。

書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呂祖謙曰。官爵及私惡。非憲天聰明矣。

臣按天下治亂在乎庶官。用人惟其賢能則事



得其理。人稱其官而天下於是乎治矣。官不用能苟已所私昵者亦任之以官。爵不論德而人有惡德者亦畀之以爵。不復計其人之稱是官與否。其德之稱是爵與否。則庶事墮而名器濫矣。天下豈有不亂也哉。

詩曹風候人篇曰。彼候人。道路迎送兮。何也。揭戈與袂。受彼其音之子。三百赤芾。冕服之鞞。維鷓也。水鳥在梁也。命赤芾。維鷓也。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朱熹曰。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袂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

陳澧曰。鷓鷯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自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服也。

臣按。人品有高下。爵位有崇卑。人品之下者居卑位而執賤役。人品之高者居尊位而任大政。宜也。顧乃使卑賤之人。衣尊貴之服。居清要之任。豈得為稱哉。

論語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也。拾置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程頤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謝良佐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臣按人君任賢退不肖所舉用者皆正直之士所舍置者皆枉曲之人。則凡布為紀綱施為政事者咸順乎人情而不拂其性而民無有不心服者矣。苟為不然於其枉者則舉用之而於其直者反舍置焉。是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非但不足以服人心將由是而馴致於禍亂也。不難矣。

漢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薄尉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張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知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天下之化上疾如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



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

臣按古人論郭之所以亡以其善善而不能

惡惡而不能去文帝一聞釋之之言即不用

夫不徒善釋之之言而又引之以同車用為公

車今可謂惡惡而能去善善而能用矣且釋之

欲言嗇夫之辯給先引周張之謹訥其易所謂

納約自牖者夫臣於是非但見文帝聽言之易

用人之謹而又且見漢世去古未遠而其君臣

相與之無間也後世人君於其臣有事固未嘗

問問或不敢答况敢於未言之先而設問以

之乎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即推上天顧見其

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即見

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

鄧猶登也於是賞賜通官至上大夫

臣按高宗夢帝賚傳訖蓋其精誠感通之極也

後世人主無古帝王正心之學好賢之誠而欲

效其所為安知非其心神昏惑亂而邪氣得

以乘間入之耶文帝為漢令主而以夢用鄧通

輕信寤寐恍忽之見附會音訓偶合之文其為



盛德累也大矣

武帝時方士欒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既而入海求其師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謂所言之方無驗坐誣罔腰斬

尹起莘曰武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所言不驗則亦徃徃取而戮之如文成少翁之類皆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

臣按將軍之號所以封拜武臣者乃以施之

誣誣妄之人則大被堅執銳者安得不解膝哉然五利之名非常秩也特為之立此名耳且猶不可况以公卿大夫顯然之秩位而加之此輩哉尹氏謂武帝能誅欒大輩為明斷臣竊以為斷則斷矣未明也蓋明足以燭理則不惑與其明斷之於後又曷若明斷之於先哉雖然其視諸未用則信之而不疑既用而無驗心悟其非猶為之隱忍而遮護之惟恐人知焉者則亦有間矣噫此武帝所以為武也歟

武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



數萬人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司馬光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使倖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臣按國家列爵以待有功之臣，因其有是功而報授之，以是爵也。武帝欲侯寵姬之兄，乃使之立功以取侯爵，是豈帝王列爵賞功之初意哉？光武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高

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於是，擢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而衆不說，乃已。

臣按符讖之書，不出於唐虞三代而起於哀平之世，皆虛偽之徒要世取資者所為也。光武尊之比聖，凡事取決焉。其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逮衆情舛望，纔減其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讖書果安在哉？先儒謂光武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尚竒怪而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亦豈小哉。



順帝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竊  
奉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  
賜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  
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  
明實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加諸刀  
銘之賤似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  
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  
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  
思而痛革之哉

臣按古者以閹人給事內庭以其無男女之欲

子孫之累故也今既宮之而又使之得以養子  
襲其爵又何若勿絕其世而只用士人哉哉

聖祖於內臣別立官稱而與外諸司不同其慮一  
何深且遠哉

靈帝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  
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引諸  
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  
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樂松等多引無行  
趣執之徒置其間熹陳閭里小事帝甚說之待以不  
次之位



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竊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臣按。人君好尚。不可不謹。一有所偏嗜。而為小人所窺伺。彼欲竊吾之爵祿。以為終身富貴之資。凡有可乘之間。無所不至矣。人主惟窮理。居敬。灼有一定之見。確有一定之守。不為外物所動。異說所遷。則小人無所投其隙矣。

靈帝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



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臣按秦漢以來有納粟補官之令。然多為邊計。及歲荒爾。非以為已私也。識治體者。猶非之。况因之以為已利邪。夫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凡在黎甞者。孰非天子之所有。藏在民家者。孰非國家之所儲。奚必歛於府庫之中。然後為已富哉。彼桑弘羊。王安石之徒。競尚賈刀錐之利。將以富國。君子猶以之為盜臣。况巍巍乎天子。居九重而凝命。

乘六龍以御天。忍將天命有德之具。祖宗為之器。壘斷罔利。以為已私哉。今去靈帝時餘千載矣。其所積之財。俱已泯滅無餘。而史書昭然在人耳目。千萬世如一日焉。一時之適意無幾。而百世之穢迹恒存。可不畏哉。可不念哉。晉惠帝時。論誅揚駿功侯者千八十一人。傳咸曰。無功而受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有極乎。

臣按國家不幸有事。臣之有功而當受爵賞者。必須考驗當否。而為之等第。况無功而可一例。



陞賞乎夫有功而必陞賞則人幸國家有事而生覬覦之念無功而得陞賞則人得以夤緣作弊而懷僥倖之心後世有欲按功行賞者不可不思傳咸之言也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練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帶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鉅府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太宗時御史馬周上疏曰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卑雜類韋槃提斛斯正本無他才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政外廷朝會鳴玉曳履臣切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周侍御史

臣按李綱馬周皆謂雜流出身者不可鳴玉曳組與士大夫為伍於廓廟之間所以尊朝廷重士類也其言當矣但周謂朝命不可追改是教人主遂非也如理不可即速改之無使其為聖政之累何善如之太宗不徒善周言而又進其官其視乃考之於舞胡謂業已授之不可追改



不亦遼哉

中宗時置負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  
超遷七品以上負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為相袁  
楚客以書責之略曰主上新復厥命當進君子退小  
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有司選賢  
皆以貨取贄求廣置負外官傷財害民俳優小人盜  
竊品秩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寵進宦者殆  
滿千人

臣按袁楚客責魏元忠之十失其五為任官雖  
曰一時之失然衰亂之世其進用人才所謂貨

取勢求負外廣置而及於倡優工藝之流僧道  
方術之輩往往皆然嗚呼此豈盛世所宜有哉  
又中宗時始用斜封墨敕除官安樂長寧公主上官  
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  
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  
凡數千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負不必  
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  
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  
臣按袁楚客謂廣置負外官傷財害民辛替否  
謂行賞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可謂切中



濫官妄費之弊。夫國家官職有常負。歲計有常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以給官。有一官則有一俸。今無故於常負之外。增官至數千人。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蓋思漕運之米。至京師者。費率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勞。士卒輦輓之苦。官吏徵輸之慘。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事。治事所以安民。不為過也。然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倍焉。歲計何由而充。國力安得不屈。竭國家之府庫。輕朝廷之名器。混人才之流品。壞祖宗之

成憲。由是而底於危亡。不難也。

中宗神龍元年。除方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代宗天曆元年。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

臣按國子所以教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所以教之者。非有道德有學術者。不可輕授。而唐之二帝。乃用術士為祭酒。閹宦判國子監。豈非顛倒錯亂乎。人君奉上天之命。踐祖宗之阼。固當法天而敬祖。烏可以天命有德之爵。祖宗輔世之官。而授所私昵之人乎。是故善為治者。人必稱其官。官必



稱其事凡夫三百六十官皆不可用非其人矧  
夫師儒之職所以承帝王之道統傳孔子孟之正  
學教國家之賢才者乎

睿宗用姚元之宋璟言罷斜封官凡數千人崔沘言  
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  
帝之過為陛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  
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乃復叙用柳澤上疏曰斜封  
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稱  
明一旦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  
誑誤陛下積小成大為禍不細

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衆人之言類如  
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哉  
美譽於群小豈所以為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姦言  
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  
六居五使太平陰疑於陽是以前此姚宋若力爭  
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  
者姑忍焉可也

臣按孔子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其事在可  
否之間非逆天悖理之甚者也曾子謂不改其  
父之臣謂其人在有無之間非蠹政害教之尤



者也。先人有所過誤，後人救之，使不至於太甚。孝莫大焉。即史以觀，睿宗信崔浩，玄宗信姚崇，元祐用司馬光，紹聖用章惇，是非得失見矣。肅宗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官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范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臣按自古名器之濫，未有如唐肅宗之世者也。其源出於府庫無蓄積，人主鑑此，宜節用愛人，求賢審官，毋使一旦流弊至於此哉。

劉子玄言於其君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椎捩腕之諺。



臣按爵祿乃天命有德之具國家所恃以厲世磨鈍而鼓舞天下之人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也人君慎之重之猶恐天下之人不知所重而輕視之無與我共成天下之治顧乃授之非其人而下及於卑污苟賤之徒則是人君自棄其所以厲世磨鈍之器也豈不失其所恃乎蓋國家懸爵祿以待一世賢才以之代天工與之治天民所以承天命也非有才德者不可予無才無德者非獨上之人不可予而下之人亦當自揣諸已而不敢虛受也不可予而予是褻天之

命不當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褻天之命與不畏天之命厥罪惟鈞然不畏天之罪止於一身褻天之命其禍將及於生靈延於宗社可不深念而痛戒之哉

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

臣按人君之用人非但惜吾名器亦當為其臣



計使其人未老名位已極而官爵不可復加後  
再有懋功吾將何以賞之哉宋太祖時曹彬平  
南唐始行許以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  
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邪更為  
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若宋祖者可謂善用  
爵賞而能處其臣矣張九齡諫玄宗而不以張  
守珪為相其知此意乎

宋太祖時教坊使衛德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  
領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在宗失政豈可效之耶  
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

不可也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

富弼曰古之執伎於上者出鄉不得與士齒太祖  
不以伶官處士人之列止以太樂令授之在流外  
之品所謂塞僭濫之源

臣按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  
則人輕之矣是以善為治者以爵賞鼓舞天下  
之賢俊不徒惜名器又必別品流既惜之又別  
之得者以為榮不得者亦不敢萌倖心人不敢  
萌幸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重矣宋太祖謂  
伶人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非但伶人凡諸色



雜流皆然

仁宗天聖二年待詔王元度纂勒真宗御書得紫服佩魚上曰先朝伎術官無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又嘉祐三年詔嘗為中書樞密諸司吏人及伎術官出身者毋得任提刑及知州軍

臣按宋朝流品之別如此此一代人才所以激厲軒昂遇事奮發而以名節自居磊磊落落以自別於庸流賤胥者蓋由上之人有以甄別起發之也

高宗時王繼先醫療有效欲增創員缺以授其壻用問其勞給事中王居正封還上曰庶臣之家用醫有效亦酬謝之否邪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異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伎術庸流享官榮受俸祿果為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其應用有效僅能塞責而已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員缺誠為未善臣不願輒起此門上悟曰卿言是也

臣按朝廷之用醫亦猶其用百官也用醫而效乃其職爾若其秩滿多著全效則陞用之亦猶百僚之課最而進其秩也然又必各隨其品而



予之其勞勩固不可以不酬而品流亦不可以不別高宗一聞居正之言即悟而是之可謂能用善矣後世人主宜法高宗其母以朝廷公卿大夫之名爵而加諸異端雜流伎藝工作之徒有勞效者隨本任而加陞賞可也  
以上戒濫用之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也君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頤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